

亲密自然，我们是宇宙的孩子

【文/冷梅 图/郑轶】

郑轶，摄影师、策展人，嬉皮风格的旅行者。曾游学欧洲多年，热衷于研究社会学人文学心理学以及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是个书呆子气十足的技术宅，立志当一个呆萌的学霸。而周刊的读者一定对她并不陌生，她就是那个曾经一个人、一壶酒、一把刀，行走18730公里，穿越亚欧大陆；之后又奔走西伯利亚的传奇女子。

《Rainbow Family》是郑轶几年前的一个拍摄项目。“世界上有一群Rainbow Gathering（嬉皮士文化活动），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崇尚自然的精神，通过这一形式来离开现代社会，他们每年夏天都会聚集在一起，回归自然，和其他Rainbow family的人们在与世隔绝的荒野里度过一个月的群居生活，住帐篷，生篝火，打渔狩猎，重新回到人与自然、人与人最原始也最纯粹的状态中。”

波西米亚王国的山居岁月

郑轶接触到Rainbow Gathering的概念是在布拉格郊区Jan避世隐居的小木屋里，“他们告诉我所有的Rainbow people都是他们的家人。”于是，他们就这样成为了郑轶在捷克的家人。

那个时候，郑轶在Couch Surfing网站上搜索一张在布拉格能收容她的沙发，无意之间看到Jan的主页。他的个人描述这样写道：“某一天，我获得了一种信号，于是我停住了脚步，认识到当下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得去改变。所以我辞了职，收拾了行李，开始了我的旅程……”

后来，他住在布拉格郊区的一片森林里，小小的木头房子，热爱干净的空气和水，有机食物和大自然，喜欢仰望星空，跳舞音乐和冥想，以及在火堆边拍打非洲手鼓和西藏的音钵……

Jan写了很多他的哲学思想以及宇宙观，他写道：“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幻觉，而生命是一个整体，完整且完美，我们需要选择去经历以及向大地母亲学习，我们只是忘记了我们是宇宙的孩子”。他说：“我倾向于人世诚实的人，充满能量。我喜欢疯狂的人。”于是郑轶写了一份诚恳的邮件给Jan，表达了他们相似的价值观和喜好，希望能保持联系。

英语里确切的那个词语叫做Connection，联结——只说无形之中有一种能被联系起来的东西，类似于中文气场相投的意思。

后来有一天，郑轶决定去拜访Jan，希望从他那里找到答案。于是郑轶给他写了一封邮件：“我为了拜访美好的灵魂而来。”

郑轶说：“没有计划的旅行，没有计划的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年代，我只是热衷于期待一切的不期而遇。”她从村口的小道徒步半个小时直到村庄尽头的一片森林，接着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坡就看到了Jan的小木屋。还没有走近就听见吉他和歌声飘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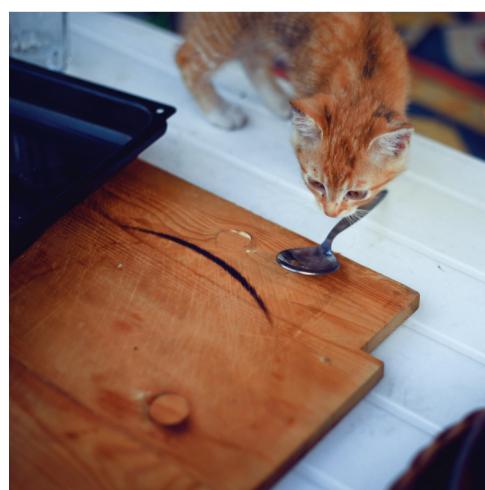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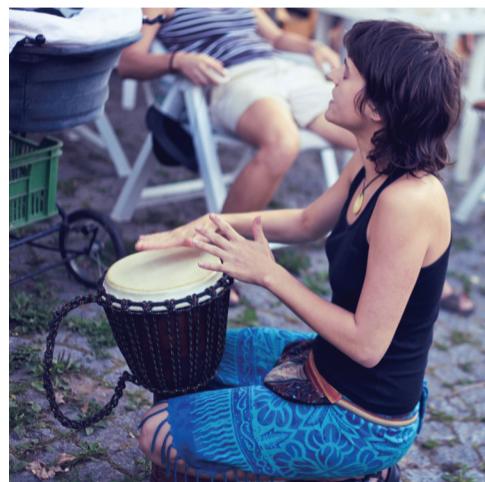
Jan是典型的波西米亚人，厌倦了世俗生活的慌张忙碌以及主流价值观，萌生了遁世的想法。当年Jan辞职去了新西兰，买了一辆二手车，把后座改造成一张床就开始在环岛的大自然里过上了一年的流浪生活。

就像电影《Into the Wild》里，男主角出身于中产阶级却深深厌恶这种精英价值

观，在毕业典礼的当天，拒绝了父母的馈赠以及被安排好的锦绣前程，折断信用卡，撕毁现金，一个人跑到阿拉斯加无人的荒野，*Into the wild*，开始了他避世的一个人的生活。电影的最后，男主角恍然大悟——快乐只在被分享的时候才是真实的。

在新西兰流浪的时光里，Jan遇到很多人和事，最终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和信念。回到布拉格之后，他放弃了城市，和弟弟Martin一起来到了乡间的小木屋，过起了一种寻找内心宁静的隐士生活。

Jan，Martin，还有他的挚友Jono及女友Marcela，一位哲学家Honza，再加上郑轶，构成了一个无国界的大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的过渡，他们自然而然相处默契，仿佛大家都认识了几百年那样。



+ 我们人类是天地之间的生灵，我们不能隔绝于大自然。它赋予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补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宇宙的孩子。